



雪堂隨筆自序



余負病屏居廢書不觀者數年
于茲矣交游中猶以疇昔雕虫之
好間以撰述相委辭不獲命強
起而應之余性好吟感物敘懷時
或口占一篇以見意如鳥之鳴春

蟲之鳴秋有不能自己者每歲兒
子裛笥中存稿輒得數十篇夫
搜枯腸瀉渴吻古之文士類以為
難々余直欲從朽壤中蒸出芝
菌陸地上現出蓮華智井內涌
出波濤鬣尾間弹出宮徵其難
尤踰十倍毒感丘靈鞠江文通共
稱才盡智士不欲久役性靈姑託
之于無用余獨何人乃不自葵量
一至此乎文中引用故事震其或
有謬誤必須檢括載籍浩繁兒
子求之多茫然莫知其處時復更

以近易者改之以此段良以為苦視
前人之嘲獺祭魚者覺彼殊足
為愉快也余少來為文默定于心
然後屬草竄訂數四乃錄而出
之今衰病昏荒意寄闌散安能
如向之詳審每有所作第令兒子

磨墨搗管伸赫蹄以俟余隨口占
橫俾趁筆疾書之既成迅讀一過
不甚謬誤即舉以似人不能復有
所追琢矣記州吾師蛟門先生墓
表半日盡十三帋而畢州吾友元
介宗伯墓志銘半日盡二十四紙

而畢衝口放筆縱其所之潢潦
從橫風雨飄忽都無復措意處
古稱文之速成者筆不停緩文不
加點余之拖沓敢謂能踐斯言近
代作者如李于鱗余君房與吾
師蛟門先生其文皆迴複豁刻沈

鬱頓挫讀者深思而後得之如余
之發露無含蓄直致無委蛇斯
拙速之過也至于有韻之文亦滋
流宕間一涉筆輒得數章意近
語凡如牧兒之吹葉閨婦之鳴砧
但有音聲畧無意義我其它酬應

之文尤多率爾常咲謂其如貧
家倉卒間餽飮以供客隨其所有
便以克數安暇復問其品之精粗
味之甘苦邪余故時取而諷之溪
以為媿不能如田巴之杜口君苗
之焚斫姑藉以誌于世之嗜昌歎
說敦洽者見子請余以甲乙丙丁
諸草梓而存諸家塾因命曰
雪堂隨筆書此以序之

天啓丁卯秋日

江寧顧起元書于遯園之碧山

居



雪堂隨筆卷一

甲子

目錄

諸體詩八十三首

詩餘十二首

諸體文十八首

雪堂隨筆卷一

甲子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春日城南陳園招卜味齋金衡所王禮所王
芳槐倪素軒太復第同集看杏花

摩挲病眼過花朝無限幽懷此地銷紅雨忽從
原上合絳霞偏傍竹間遙金羈好逐東風緩玉
遂宜隨素月飄漫向午橋論往事祇今豪飲未
蕭條

王步西六十

高華地望策名知獻縷欣逢六十時客避談鋒
工捉塵家傳筆陣美臨池罇罍滿注金莖露花
萼清標玉樹枝共羨姿如春月柳大椿還與大
年期

周太宰夫人八十其子官南水部友人光祿
俞公屬余賦詩祝之二首

魚軒三錫大明宮介壽筵開御氣通共引鹿車
稱鮑母獨持水鏡佐山公瓊漿對挹丹青上玉
瑄雙吹綠野中偕老俱仙人共羨更看子姓勝
安東

翟冠璫珮鶴爲衣獻縷高歌八袞稀茗玉字從
丹殿勒葢珠經秘綠綈歸蒼麟別許麻姑擗青
鳥常隨阿母飛見說袞衣趨 召近中宵爲理
七襄機

春日過牛首

十年遙望碧峰巔今日過門思倍懸地鏡泓渟
涵滿月山木縹緲護諸天聽經有意追前果揮
塵還期結後緣片石寒山應未勒可能同灌遠
公蓮

上周南弟墓有感

素車白馬送歸遲紉指星週一紀移老病判無
澆酒日衰年復見動輪時池邊草色猶縈夢岩
畔梅花可繫思惆悵眼中人盡老幾能重訂再
來期

永城王郎未壯而死妻謝氏名家女也自刎
以殉其叔祖南吏部郎尹愚表章其事予爲
四詩以輓之

中庭瓊樹忽彫殘斗帳香囊白日寒矢歿從君
惟此日忍將鸞鏡拂塵看
弱軀白首爲君捐何似同時入九泉却憶共姜
甘後歿斷腸猶賦栢舟篇

慷慨英魂日月輝盛年自喜得同歸
生生化作鳩鳩鳥常向青陵臺畔飛

相從天壤得王郎地上何如地下長
螻蟻薶時心更苦肯教孤塚閉秋霜

勅建巡按山東監軍監察御史贈兵部尚書
謚忠烈張公昭忠祠記

令甲封疆之臣以事死者 國家予贈謚祭葬
加恩于其後人特祠以祀褒顯忠義以勸方來

至盛舉也昭忠之祠于遼也蓋以祀侍御見平
張公公奉 璽書按遼陽而監其軍先是建酋

之事起 國家大出師以討之徵兵海內諸將
軍分道而進公時按江右上書言兵事策其必
敗已而諸將軍果覆沒 國家乃以遼昇公監
其軍公入遼而開平鐵嶺又已折而入于虜矣
公日與經略謀所以禦敵者而適有招納降夷
之事公太息曰是開門而揖盜也力爭之不得

拊膺扼腕獎率諸將吏幾幸以遼陽而亢虜乃虜騎將傅城公方與經略畫雉堞而守之降夷從內起遼陽遂陷公計無復之矣經略謂公無守土之責可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公謝謂不可吾奉命監軍存亡惟軍是視吾何行如之哉

座御史臺中虜至擁公去百方說降公公不爲動且大罵虜復以公歸臺公南向拜自經以死事聞天子大震悼嘉公以身殉國可以壯中

國之氣而褫旃裘之膽且愧後之臨難苟免者不待斧鉞及之而有泚其額于是朝野聞之謂公之死事爲遼第一人與古之常山睢陽並千載凜凜有生氣上乃詔所司贈公大理卿尋晉兵部尚書謚忠烈賜祭塋有加等廕一子世襲錦衣指揮僉事建祠特祀公春秋勿絕欽定其額曰昭忠此祠之所繇建也考諸國史御史出按部以死勤事烈烈震動人耳目者自

公而外未之前聞在正德中寧藩之變都御史
孫公按察副使許公抗節身死事與公類 國
家所爲以愍禮卹二公者大略與公埒乃二公
之死不浹月而反者業已一敗而擒檻車就道
矣時 天子親御六飛之駕率七萃之士以討
之汜不能逾顏行而鬪其捷說者謂功雖成于
新建二公實陰有以殛之今建酋之事公殉難
後三年于茲矣亡論當日之金復海蓋望風而
潰廣寧自昔稱雄鎮竭中外之兵力以守之乃
虜騎未渡河且拱手而受敵也逆奴方奮其螳
螂之斧鼉鼉之鼓謀犯畿甸而侵敗我王略余
意公之神在此時必且背裂髮指救血懷筆號
嘯以訴于 上帝及吾 九廟之靈思以陰奪
其魄而助吾之 天討遼事一日未平其不能
一日安此血食也明矣然以 今天子之神聖
冲齡御宇勤政講學孳孳罔懈納諫如流任賢

如不及自古撥亂反治之主未有能匹其麻者
禎祥日集氛祲頓銷鄒魯之妖寇旋即盪平黔
蜀之逆酋佇聞戡定澤內洽而威外暢何有於
遼以仁勝暴惟理之常矧師武臣力百倍曩時
必克之機炳然可見豈獨全遼恢復近在目前
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直拱手以俟之
耳雪耻除兇奚待卜筮而決哉自茲以後公之
心亡復遺憾金支翠旗霓旌雲珮鞭列缺駕豐
隆日往來於天地之間以翊衛 國家永保其
無疆之祚是則公之所爲報也公名銓字宇衡
號見平山西沁水縣人舉萬曆甲辰進士父曰
海泓先生以大廷尉官南都謂公爲余聞中所
取士出公遺事示余屬余爲公祠記余乃擇其
崖略志之如此夫古有謂國以一人重又有謂
死重於泰山者於戲非公則疇以哉非公則疇
以哉

高淳桃菴張公墓志銘

桃菴張公淳邑之方正博聞有道君子也潛德不耀以馮翼終今且逾六十年矣其孫曰恂吾君司重以鄉進士拜官爲奉新令宦成而歸歲時與其子孫拜公墓泫然流涕太息曰嗟乎孰使我有今日者非吾祖之遺德也邪志文不具何以垂不朽乃手述公行事以詔其同年友史起元起元謂祭母豐於禰而義母大於率祖此恂吾君盛德事也余卽以病久謝筆研曷敢辭乃論次其狀掇一二志之公諱綦字秉淑桃菴其別號也系出於黃帝之裔遙遙華胄譜牒可紀數十傳至信甫公家于淳邑之安鄉遂以地望雄其里垂纓戴縑而談詩書稱邦彥鄉衮者後先相望彬彬如也公之父曰世序公母曰某孺人皆以高義純德著公生而岐嶷美秀而文幼師金陵遠菴李先生工博士業李先生以臬

副致政歸里公父延以爲公師李先生名德爲
代冠冕公服習其門故其行業一出於端方清
正公內有名父外有名師其所造就非偶然也
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屢試高等不售欲挾策
而游成均其世父讓之曰以吾子之才何患不
旦夕取高第去乃爲司馬長卿楊子山之以貲
進乎公以其言而罷然久之竟不售公遂厭薄
場屋間曰白袍子紛紛氄氄中何爲者乃走涇

上從張本靜貢受軒二先生講聖賢之學邑中
人士竟以理學師事之自號曰岩棲野叟公少
長於經術倜儻有大志卽退而隱居其才略猶
隱隱見於眉睫間夫豈山中之人哉公孝友純
備世序公逝公年少戚易並至弔者皆動容稱
其孝喪母某孺人亦如所以喪世序公者事伯
兄恭謹終日肅然至老而言動未嘗少肆次兄
病身自邑舁以歸不以假人手旣沒撫孤姪如

已子人以爲入公之門者陳江州鄭浦江不是過也與配芮孺人以德敦好白首相莊無間孺人邑之名家女也性仁慈婉順事姑處娣姒其敬愛與公之事父兄者埒公不屑瑟問家人產而喜與四方賢豪長者相結至則投轄授餐有加無倦子弟與邑人問業者嘗滿座茗尊食櫺日夕相繼孺人一辦治以適公意無以耻罄告者以故孺人之卒先公幾二十年公感其意終不再娶豈獨有激於曾子輿王子駿之言而然哉公旣舉二子能以箕裘世公業恂吾君亦且英英露頭角以亢宗慰公膝下矣而公以痛其伯兄之逝悲不自勝遂甫及三月繼兄以塲於戲古稱王戎支牀劉顯束帶至如公者前無古人矣公卒之日賢士大夫與邑之子弟無不流涕者時爲嘉靖癸亥之三月廿九日距其生弘治戊午之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六葬

其族之老瑩側遵遺命也余與恂吾君在同年
兄弟中最相友善而恂吾君愷悌懇惻與人交
務傾肝膽無城府人人稱其爲長者治邑以循
良著旣歸而勤思大道粹然一出於正天人性
命之際尤有玄解余嘗心遜服君以爲得之天
授今得覽公行事乃知淵源有自所從來久矣
唐人有言夫人血胤之相傳數葉後必有一人
貌酷肖其祖者今以恂吾君而望公以面肖何
如以心肖者之爲真也君之汲汲然思以文公
墓豈徒爲陵谷計哉公舉丈夫子二應亨娶某
氏繼徐氏應泰贈文林郎江西奉新縣知縣娶
芮氏贈孺人孫五司復娶楊氏繼芮氏司厚娶
楊氏司重舉應天萬曆丁酉鄉試江西奉新縣
知縣娶王氏贈孺人繼朱氏封孺人司簡娶尤
氏司默娶孔氏曾孫云云銘之日天啓四年甲
子仲春之下澣也銘曰

疇豐爾才而身弗售疇離爾祉而年弗究抱玉
之璞何必琢而爲珪璋食祿之真安在列而爲
俎豆亶盛德之必傳知仁者之有後固宜宰木
之踰拱者不知其幾何年矣歌斯哭斯聚族斯
者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中憲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中涵

吳公傳

吳公諱汝顯字養微別號中涵吳受姓以泰伯
後別出爲漢長沙王芮歛之有吳自唐左臺御
史少微始公其苗裔也至公乃徙家金陵籍焉
公生而面白皙及長美鬚髯符采英峙望而知
其爲偉人少從其父贈公受春秋補博士弟子
每試輒先其耦以贈公之訓迪嚴也益勵志以
就其業萬曆戊子舉於鄉上公車至甲辰乃成
進士明年拜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公明習法
比而謝諸干請者人稱其無寬故事部所入贖

緩貯山西司歲以供本部竿牘費而內府與閣
 部諸衙門官紙咸取給焉後部以緩輸內帑而
 部儲遂空所當輸中外各衙門紙籍宛大富戶
 供之紙故無定數內府奄踰額以侵牟者恒數
 倍富戶一應役則家立破公力請於尚書沈公
 應文疏以緩還部用以供中外諸衙門官紙如
 故事而閭左始無以紙役嬰木索者矣薊州陳
 橋者大瑞兄也悅婦陳色陰使人殺其夫並殺
 殺者以滅口控諸道與州瑞為梗匿橋而吏不
 敢問也婦搗登聞鼓訴朝遣緹騎詣州逮之
 詭言橋俘於虜以倖免部議將中寢而公未第
 時嘗夢坐明允堂有婦陳向公泣陳夫寃狀公
 心識之及入署數為同舍郎言且搜諸故牘以
 踐前夢至是覩婦事語與夢合乃覆按之得其
 情言於直指黃公體仁竟抵橋罪詳具公西曹
 紀夢錄中歷福建司員外廣西司郎中在部六

年所當訊鞠論報與平反以數十計而此尤其
最著者無何晉公山東兗州府知府兗大郡所
部州縣二十有七地又當南北孔道魯國受社
於此諸王子侯繁且衍祿入嘗告匱故郡守以
兗爲難公實具經濟才且膽智異人莅任晨起
朝諸吏民治簿書案牘無宿留者宗祿以時付
窶者先焉賓客往來境上供億有方他事至隨
手擘畫動中肯綮秩秩如也尤以正祀典飭吏
除姦三者爲先務天下學宮廟主孔子而滋陽
以顏氏故居獨主顏子知禮者心非之莫能革
也公至則檄易其主承學溺于所聞多以仍舊
貫請卒更之如禮泗水令某監司暱之以弛肆
聞民有盜其印以告者直指下公覈之令譁曰
印僞物也驗之近是乃戍告者而別具令不職
狀以聞兩臺令被劾去考功弊計吏指及滕大
夫公爭曰是悃悞吏也卒全之汶上有賊數十

人藪雙廟集而騁賊曹吳懦不敢捕公率兵壯
往平之得其魁二十餘人其黨立散是役也泗
水幕李茂春功爲最茂春貌魁梧有膂力公用
以捕盜有功自是數倚任之薦于當事者或議
公獎下吏太過公曰是庸中佼佼者非皮相所
能識也舊歛令張公濤爲遼開府公薦茂春往
張公試之一當虜輒以先登多斬馘爲諸將最
公之馭下吏汔不輕徇而厚于憐才若此以故
能者多樂爲公用藩典簿某挾朝之奧援至則
欲逐前任者爲已受糈地公固以爲不可已而
前簿卒爲所逐無幾何公乃逐此簿謝之說者
曰王官一冗從耳他人將以散秩置不問公不
忍使強之暴弱如此况黃綬而上其能以百足
而徼功二天乎哉視小民煦育如慈母疲癯老
疾瘵寡孤獨者愛養之尤備四年郡中治化大
行乃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治濟南去郡日民奔

走泣涕攀公轅者道爲枳不得發已計 朝廷
終不能以充久滯公則相率出貲爲生祠肖公
貌祀公歲時拜公祠下充守自 國初以來無
祠者祠自公始公之治濟南也會 福藩有贍
田事使者承傳來索地圖將履畝而稅公爲所
司畫歲視地所入賦民金以輸府使者不得輒
入境擾民時議畏忤 旨且得罪公持之力卒
報可齊大饑 朝遣使者賑之公先發積貯以

口率賦米或作糜餽焉不繼則議大出臬司贖
金以濟所全活無筭公功名大顯于治郡時丙
辰大計將以卓異舉公而會有妬公者陰螫之
乃當公調論者大爲公不平而公前是業以哭
其母汪太恭人歸矣歸則居所徙金陵之新第
未幾哀毀致疾遂及大故年方五十有五嗚乎
惜哉公仁心爲質樂善無勑且修幹遠度所施
德于民甚衆法皆宜得恒享大業未究壽又僅

止此人則自妬公耳天道豈真不可問哉公所
卜居去余家數百武而近余生平未及面公而
以聲跡相慕嚮當吾世而失公可恨也乃因公
長子承古得覩公遺事掇其大者著于篇俟後
之傳循吏者攷焉

論曰往者吾友程大夫爲南吏部郎以考績之
京師往來兗境時公方守兗大夫公同邑同年
友也每值道旁有耕者輒駐車問公治郡狀人
言使君在郡三年州邑不覩府胥面語竟泣下
恐使君一日去民不得安靜如今時蓋自鄒而
嶧而滕頌公者如出一口大夫往往爲人言縉
紳先生習聞之日齊魯妖寇起兗城外焚劫無
遺獨公祠巋然西關中寇不敢毀夫州邑人望
守遠何啻若九天乃使州邑人頌之如芘宇下
國狗之瘼亡不噬也乃寇亦知敬公祠不敢以
一炬加遺而存之異哉昔渤海之爲循良獨能

解亂繩耳仁聲在民千里頌義至盜亦肅其遺
像公之爲渤海者抑何多也充寇之禍間里地
赤矣蓋程大夫所涉三邑無孑遺道旁泣下之
言若有先見者古論課守令者當以民言爲準
有以也夫

魯莊掃墓

蘭椒欲奠淚先流起色欣看奉此遊詎有荆榛
走狐兔可無冠帶祀春秋白楊風靜雲姿冷翠
栢霜流日影愁曾擬右軍書告誓願將殘日守

松楸

山園牡丹

天分國艷冠羣芳春晝遲遲拂檻長映日偏凌
宮粉色避風仍駐御爐香霞飛千片瓊樓啓露
暖三霄錦幄張柰可佳人稱絕代漫教幽谷鑠
容光

方祠部母八十受封二首

南極星懸寶婺光堂開燕喜頌無疆板輿自有
潘安賦丸膽非無漢署香愛日誰誇三府貴餐
霞密受九華方委蛇象服承恩近紫誥輝煌
出未央

握蘭粉署報春暉日夕看雲願不違珠樹紫鸞
分起舞綺窓青鳥獨翻飛帔文細縷蘋霞色盃
影深涵絳雪輝共喜爲郎將母易斑斕常御五
時衣

夏日邀莘甫不驕二文過北山別業携兒孫
同行莘甫扇頭有俞光祿仲茅崇化寺作遂
用其韻賦詩一首

首夏谿山日倍長悠然相對舉壺觴烟霞恣取
耽非癖賓主忘形病不妨山色四圍張翠幙鳥
聲一部疊清商桃源自在人間世滿路花飛屐
齒香

又賦

日氣微暄樹影濛孤亭遙峙翠微中蠅聲似欲
呼丁子鳥語如聞喚郭公松卷綠濤長對雪蓮
搖白羽乍凌風莫須更語迷津客從許沿溪路
未通

溧水邑侯月沙張公生祠記

溧水巖邑也隸應天稱神州之赤縣距 留都
不百里而近令之政輦下卿大夫耳而目之甚
易自大府而外御史中丞若御史奉 璽書

監臨者以什數皆得以職相叅以故邑有善政
聲上騰不崇朝而徧而或以事多肘掣獨行壹
意爲難若賢者居之則仁聲易達長才亦以自
見有若登高而呼者潼川張公之爲溧水也凡
四年自下車以至拜 徵命其徽猷善政日

積月累土若民奉之若神君而戴之若慈母被
其延接者如坐春風而受其覆幬者如仰冬日
吏飭于庭農勸于野士興于庠商旅歌于市于

涂謠誦達于四境之外大江南北課馮翊扶風
之理三善六條衆相檢括治未有踰深水者而
公之治行遂爲赤縣冠 今天子御宇瑩精

吏治選取循良置臺省將以次備公卿之任公
首應 召入 朝拜南山山西道監察御史

矣當公之以 召行也邑士民攀公轅而不
得則仰而顙曰天忘我耶使我邑不得長有公
我民欲再霑公怙恃之澤何日之與有已聞公

拜 命之 南都則又以手加額仰而頌曰

天其不終忘我乎俾我公之峩冠簪筆執法殿
中者不北而南乎我民朝于公而夕于邑也夕
于公而朝于邑也公在臺猶在邑也天其遂以
我民私我公哉已而父老子弟相聚共語公之
惠我邑也不在利一時而在百世我民卽世世
以心載公之德而無所以效尸祝者其有慝志
歟則相率構生祠肖公貌于中嚴事之入公祠

愛者起慕若聆公之謦欬而响沫就之畏者作
蕭若承公之版教而神明泣之爲善者益勸若
甘雨之祈祈受滲漉者無不奮而達也不爲不
善者益虔且惕若處青天白日之下豐蔀暗室
無可襲而藏也乃總公德政之大者四十餘事
輯爲輿人之誦刊而布之以詔永永而以祠屬
余記余之奉揚仁風久矣每私誦服公以神明
之用達其豈弟之仁以燃犀照膽之明宣其噓
枯育朽之德法嚴于稷狐社鼠恩浹於檻獸懸
魚蓋古之循吏或以寬取譽或以嚴致理鮮有
能建中和之極者公不競不綌剛柔互用鉅簡
不設而耳目周芒刃不嬰而髓髀解以此而佐
天子綱紀 天憲澄汰官方舉而措之裕如
也公豈獨爲溧水一邑計哉說者謂公之築圩
堤以禦水勝于史白之鑿鄴渠議永折以寬民
力勝于陽道州之勞撫字除京棍驅莠民勝于

尹賞之治桓東少年周悉民隱無有不上達者
勝于黃次公之問烏攫肉勅勤守望盜賊衰止
勝于虞詡之募而設三科興教化崇禮樂邑中
彬彬向風勝于元德秀之歌于薦于減息夫馬
驛遞無疲累者勝于何易于之躬挽船以免民
役加意黷序振起賢才勝于何武之立學宮禁
止邪教黜淫祀勝于西門豹之投巫奉母縣邸
出入稟命以母衆人勝于孟仁之遺蚶鱉愛養
小民上下書牘具得大體勝于呂許公之請不
稅農器謹傳爰書務使無罔勝于歐陽文忠之
閱舊牘其他善政更僕數之未易終物蓋古之
所難公之所易往往如此溧水固稱巖邑公處
之仁聲易聞而長才有以自見四年中若大府
若御史中丞若御史署公上考聞于 朝者
歲月相望 上以是亟褒顯公以風有位乃
先以溧水爲大受地誠有非偶然者溧民之祠

公而思以永公澤也豈徒如桐鄉之吏民愛其
令勝于子弟而已哉公名錫命字某號月沙家
世蜀之潼川代以名德聞于 朝公之宦譜
淵源有自以萬曆丙辰舉進士祠之建爲某年
某月某日成于某年某月某日在邑之某地鳩
工庀材合邑之縉紳章甫若都鄙鄉遂之民輻
輳共舉而董其成者邑丞王景文幕何應麟學
官某某請余文者諸生孫世彥張正綱等具存
之讀峴山之碑者知羊公之有鄒湛升成都之
講堂者識文翁之有王褒司馬相如皆附公以
不朽者也

王五丈載酒過訪河亭

飲虹橋畔一垂綸縱酒高歌綠柳春判斷煙霞
無拙筆平章風月有閒身龍蟠虎踞看皆美蚤
韭秋菘供不貧多病幸留殘質健時因茗椀聚
情親

羅文學我方小像

虛若谷勁若軸豐則玉荒則穀文五色書萬軸
揚王庭上天祿允哉國楨介景福

有感

火城車馬日闌珊驚覩沙堤白旆還綠野早辭
裴令客紫宸誰押魏公班駐顏共詫無靈藥簡
召虛聞有賜環若使夔龍兼上壽玉清何事勝
人間

吳遠菴七十二首

季重才名鄴下聞蚤辭榮祿意凌雲象車獨演
祇林法龍篆先攤大洞文洛社耆英還九老汝
南月旦又三君升堂共揆南山頌威鳳蹠躔下
紫氛

真人星氣奏東行萬歲橋連白下城方擬臨雍
憲更老蚤聞登府薦公卿松醪夜引雲牕久藜
杖秋懸月磴平已得無生無量壽漫誇斟雉學

錢鏗

里居十咏和顧孝直別駕

鷓鴣天 五巳堂

歲德屠維屢降神大河喬嶽代生身丹山產鳳
無非瑞合浦生珠總是珍 投老日覽揆辰堂
開五巳聚賢人應知七葉重光日共紀軒轅鳳
曆春

洞仙歌 閒得亭

朝朝暮暮問幾時休息花嶼藤輪倦攀陟有虛
亭堪坐解帶披襟去容飾鳥語蟲聲唧唧 悠
然發長嘯自喜浮生早解天弢斷微纒咲蝸角
蠅頭多少光陰枉碌碌天南地北幸此亭領得
閒緣此際不閒何時閒得

卜算子 露研齋

書帶艸縈堦斐几光盈室漫引飛泉注研池花
露晨初滴 研取赤龍香絳氣流丹筆悟得羲

皇未畫心注我梁丘帙

清平樂 明月半輪牕

冰輪誰礙三五時難再一半通明一半昧玉尺
璇璣內外 天光非半非圓鑿牕象取弓弦了
了玄洲不晦何妨雖設常關

小重山 納晚涼處

高樹鳴蟬曳暮雲花房聲隱隱聚飛蚤空堦汛
掃淨無塵香篆冷餘靄自氛氲 襍穢者何人

喜拋朱紱後得閒身吸殘茗枕漱餘薰微風動
此際好怡神

水調歌頭 耕煙閣

冥冥過江雨曖曖出邨烟臥起凭闌高視蒼翠
滿雕檐漫憶元龍豪氣枉說浪遊湖海不問雒
陽田東臯河渚外塵鞅寡寅緣 何須共赤松
子謝人間扶犁送日歸鴻渺渺度長川更鬱青
霞奇異自揆紫芝高咏沮溺與周旋種秫兼種

秣痛飲樂豐年

點絳脣 郊曠樓

平楚蒼然千峯近列闌干外秀出芙蓉雨後新
橫黛 雲淨長空高鳥飛無礙閒盼睐郊居賦
好隱几看如在

菩薩蠻 丈室

蓮花出水心無染楊枝灑露香常滿普願禮金
仙先叅水月禪 淨啓圓通室妙演潮音立更

訪洛迦南珠宮貝闕寒

生查子 休老居

滿目少年人絀指頭皆白欲買少年時一刻千
金璧 人老自知休且共丘樊適却晒平津侯
晚射臨軒策

如夢令 劈紗舫

人傍綠牕高臥月向碧天斜墮光透指痕圓穿
度白榆個個無那無那枕上邯鄲夢破

沈不疑年八十二顧孝數年八十健壯皆如
四五十許人而文雅風流真地仙也同社卜
元器金莘甫倪元嗣王不驕不佞起元季弟
太復兒子道昆吳昆孫蓋詒釀金樂之因賦
詩以紀其事時不疑將如京師末章因以贈
別卽席口占工拙未暇論也

夔鑠同登八十春一時龍馬鬪精神俱爲任俠
場中客同作者英會裏人畫屐西陵紅樹古香
輪南陌綠蕪新愧予早結忘年好蒲柳先秋一
病身

縱酒徵歌綠柳春玉山朗朗見風神鼎中誰煉
千年藥座上同爲百歲人閱世久知青眼少論
交莫詫白頭新無窮外事休相問好愛樽前見
在身

韋曲城南無限春橫塘水滿澹心神漫言金谷
無高士可許蘭亭有麗人品就龍團泉味美畫

雪堂文集 卷一
成蟬翼月痕新銀花不落休辭勸人世浮名好
誤身

老去能忘帝闕春據鞍顧盼轉精神玄都種樹
無同輩燕市行歌有和人榆葉秋關征鼓急柳
花春店酒旗新醉來慷慨看龍劍忍負酬知七
尺身

重刻說畧序

余舊有說畧四十卷新安秘書吳君業已板而
行之武林矣向來余林居無事時取一卷讀之
中所闕誤政自不少隨手是正間有原所引書
未備未確者不敢以腹笥輕爲竄定或出所藏
書補而訂之久之于諸類目頗有所增益潤飾
因改添原題而多分其卷數甫至六十卷余以
病骭不復能措意矣仲氏羽王見而好之常携
之以行守樵李日欲付之梓梨棗已具以余言
未果頃奉 璽書視楚學政因終就其志命猶

雪堂隨筆 卷一
子肇昆讐勘而刻之蓋仲氏自少肩隨余讀書見余之于此書手所編削幾三十年惜余用意之勤而不忍其竟飽蠹魚之腹故亟思以傳之通邑大都與前書並行而余猶未有愿志也昔張茂先作博物志凡三百卷以晉武帝厭其費側理之多約爲十卷千載而下讀之者殊不乏鴻洞瑰瑋之觀蓋所哀輯者果多人間未有之書則約之而其爲博者自在否卽盈車充棟盡市肆囊箱間物耳余旣序此良有媿于斯言因題其端以告仲氏

賦示相士方君

十年多病阻飛騰林下蕭然一野僧載酒春風朝蠟屐囊書秋雨夜篝燈冠欵紫籜頻搔首枕亞紅麩屢曲肱漫說尋真曾未遇蚤云仙骨重眉棱

廷尉海泓張公奉

旨省侍歸里賦送二首

都門祖帳列簪裾歸省恩綸下玉除人憶庭中
無結襪 帝思篋內有求書雀羅豈署論交字
魚袋常陪奉母輿丰度曲江誰得似可容綠野
重躊躇

干旄近出大江東三晉河山騁望中烏鳥一疏
陳令伯白雲千里待梁公彤軒永駐護華日翠
幃遙褰麥秀風壇秩賜車承寵渥佇看鳴珮起
鴛鴻

介甫集序

介甫家爲金陵甲族余家幸與之敦世講先少
宰與介甫叔父州守振甫先生同上公車余又
與介甫伯兄叅岳中立先生同舉進士第自是
兩家兄弟後先把臂者幾六十年余又與介甫
從兄元器締兒女姻僑盼之知潘楊之睦陶陶
彬彬未有艾也介甫才氣霞舉雲騫足高一世
而涉覽流略該洽無遺少與元器同著聲譽序

間人謂其且繼兩先生而鵲起乃抱璞未售令
時有翰墨之疑豈大器之成固不易哉介甫占
畢之暇旁涉詩賦古文辭詞潤金石意薄雲天
揆顏謝之孤高襟徐庾之流麗方駕作者鼓吹
休明固已卓然樹木天之鴻業建藝苑之前茅
矣頃者薄遊吳越遠涉燕薊閒情旣屬壯志未
抒發而爲篇章興寄益深符采愈厚一時名下
士無不以勝場推介甫而毋敢與之爭者于是
介甫之集始行讀者未嘗不得之若驚而猶惜
其見之晚也吾鄉自顧司寇而後風雅之道未
墜其在今日卽紳珮之彥如傅遠度張彥先李
象先諸君子翩翩競爽名著一時而介甫與之
並驅爭先豈非盛事昔人之薦士也謂用之足
以揚輝紫微垂光虹蜺又謂帝室皇居必蓄非
常之寶天生吾介甫與遠度輩必當使之待詔
金馬直橐甘泉奏賦于屬車豹尾之間豈忍令

其踽踽長在岩穴中哉余雕蟲之好白首未衰
年來老病相尋休文帶減僧虔筆掘靈鞠之宦
意文情一時盡矣杜門方深介甫以集屬元器
垂索余序余乍一讀之霍然而起不啻觀廣陵
八月之濤遂書此以弁士安痼癖何足以重三
都聊以志吾兩家兄弟聲氣之同可也

許氏正續世德錄序

世德錄者前奉常石城許先生續其曾祖祖父
三世像贊誌銘之文垂示來禩今其孫光祿長
卿氏續之者也許氏在國初以閩右自閩徙
實京師代有隱德而攝泉公有詩名與顧司寇
華玉輩相唱和先生攝泉公之子也舉嘉靖乙
未進士爲南宮第一人官尚書吏部郎太常少
卿解綬而歸優游林下者垂三十年年八十餘
而後卒子爲光祿龍江別駕龍山二公而長卿
與其從兄州守伯倫聯翩繼起人謂先生福祿

壽考子孫之盛一時衣冠之族所未有也先生
既以名德爲鄉里祭酒其文章之爲奕門第之
高華海內豔而慕之乃先生抱德純固推分任
真與物無忤雖水鏡似山公而口不搽子將月
旦之議目不示嗣宗青白之形腹不存季野陽
秋之辨卽而象之蓋常如渾金之未冶太樸之
未彫夫世之刻情修容依倚道稅以就其聲價
者衆矣試考其福祿壽考子孫視先生乃常若
不及豈非居其實不居其華居其厚不居其薄
天之所奉在此不在彼邪龍江公冲夷恬適醇
德如先生而壽亦與之埒與龍山公竝稱哲胤
長卿與伯倫兄弟又能仰承先生詒謀之意善
繼述之鼎鼎百年中雖履鼎鐘膏腴之運而質
行一依于長者世德之長固未可量也昔萬石
君家以孝謹顯于漢齊魯諸儒推服之自其子
慶建爲丞相內史貴倨矣而孝謹遂衰陳太丘

德重汝穎間上動天象而羣與泰仕于漢魏之
際時人乃有公慙卿卿慚長之論許氏之名位
雖少遜于二家而奕世載德勿替引之門祚盛
大尤不可量視二家所得果孰爲多茲錄非其
左券乎哉余與長卿兄弟爲莫逆交且申之以
婚姻辱出斯錄屬之以序因論次而書之昔常
璩華陽之志韓氏桐陰之記皆排纘世德以詔
方來斯編當與之焜燿于無窮許氏世作而求
之又何羨乎顏黃門之所謂冠冕墻宇也

聽味玄趙子彈琴

露檻風軒暑未勝忽聞清響散炎蒸高情自合
知流水遺曲誰云絕廣陵松卷綠濤飛積雪瀑
懸丹嶂寫層冰無妨日夕安弦至花底藤牀勸
可憑

峴石亭記

先公守襄陽日與治兵使者黃公謀葺亭于峴

山之上成以峴石名蓋嘗歸語余以亭之勝槩
歷歷如掌余心嚮往之而莫繇至也先公旣棄
人間余宦遊南北每念襄爲先公四履之地思
以事一經過之訪遺跡咏流風當首問斯亭而
迄未可得今吾仲氏羽王以督學使者奉 璽
書按部襄陽拜先公祠下問斯亭所在則旣已
圯矣太守陽羨儲公重葺之仲氏以書示余余
感儲公義甚高迺又爲之脉脉而心動昔羊開
府鎮襄陽其人旣沒郡人思之爲立碑于峴山
望之墮淚曾不若先公有斯亭以爲甘棠之茂
今又得後之賢大夫重新之郡士民來遊來歌
者髣髴見先公之經營而芘其宇下視彼城郭
如故人民已非片石磨滅于蔓草寒烟之中山
阿寂寥千載誰賞者相去不大有逕庭哉且開
府之後人不聞有蒞襄以張其事者今仲氏迺
得徼 上恩臨長其士民奉先公遺教而訓

廸之太守又爲重葺斯亭以永先公之澤昔人
謂遊子見舊國舊都爲之暢然矧其爲先公宦
遊地亭又其所身構者仲氏蒞斯境而撫斯亭
也俯仰徘徊目境所際其水其丘依然見吾先
公之所遊其樹依然見吾先公之所植山川草
木不啻若椽角几筵之見于前因想像吾先公
當政清刑簡自公多暇之日率賓僚叅佐携壺
而上翠微講仁智之清歡達閭閻之堦鬱視開
府之緩帶輕裘登陟茲山與鄒湛欬歔共語時
今古無異不若山公之倒載接羸騎馬行歌挽
葛疆使襄陽兒拍手笑也此古循吏中所不易
邁而今有之豈非爲人子者所深幸哉余不得
同仲氏共此遊而心憶其勝因遙爲之記以寄
吾羨牆之思賢大夫修舉前官之遺構以風郡
人乃善政之不朽者誠願得附名于其上記成
書以詒仲氏轉屬備兵使者南海劉公爲吾鏟

石以筆之

大宗伯毅菴黃先生以太子少保 予告歸
里奉送四首

宣麻旦夕下 彤庭歸棹先辭白下城增秩

恩綸推羽翼傾都祖帳列公卿汪汪千頃清堪
挹炯炯三台潤且明漫語二疏賜金事佇看霖
雨在蒼上

夔龍接武 帝南畿北望天門入紫微共擬黃

扉參密勿獨容綠野被 恩輝荔枝滿向丹宮

熟鷗鳥高從碧漢飛可爲江湖忘魏闕願持箴
屐佐宵衣

才名江夏本無雙首踐蓬山筆似杠五夜藜光
開玉笈九英梅萼映金牕峰回鳥道紆游屐波
偃鰲簪理釣艫天下安危頻注意可容黃髮臥

滄江

園橋桃李坐春風樗散偏勤雨露功夢鳥詎能

占五色投魚實已兆三公渴消身憶金莖外班
送心懸玉筍中歸去後堂絲竹宴獨憐夔尾在
江東

首揆臺山老師乞身疏二十五上得請賦此
奉寄四首

再入中書典政機欣逢 聖主御龍飛金甌卜
相于今盛玉帛徵賢自古稀青海鳴笳催夜柝
赤墀簪筆待 宵衣六鼇未穩三山濶蚤掣綸
竿掃釣磯

一品當朝十八年蒼髯玄髮儼神仙自將赤手
扶天出共指丹心捧日懸玉几一言前 主席
金華三接敝師筵東山墅在那能負力請安車
下九天

幾年雲臥福廬峰羽翼深恩動 九重鳴珮可
忘寒薜荔彈冠常憶擊芙蓉刺閨邊警傳方急
掃地軍儲匱不供忍置時躅乞身去同心開濟

有夔龍

菰蘆偃仰思難支萬里銀河鳥路遲再遇翹材
開館日雨逢消渴勸遊時絲毫久盡江淹夢枯
樹長懷庾信悲悵望仙舟還咫尺自憐無翼奮
天池

襄陽府新建峴山書院記

先少宰毅菴府君之守襄陽也歲葢閱五年政
清刑簡吏稱民安諸博士弟子彬彬嚮風郡中
大治比以晉秩行郡人攀轅留不能得久而益
謳吟思慕之迺共構祠于郊以祀與羊開府並
畏壘之尸祝者春秋勿絕今三十有五年矣仲
氏起鳳以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督楚學政

按部之襄陽入境首拜府君祠下時郡人方俎
豆府君于學宮仲氏嗣展祀事已而與官師士
民相接見誦府君之善政善教者不啻自口出
按行城郭甘棠之頌洋洋車轂之旁如灑也仲

氏廼下令建講堂于祠之側俾歲時羣郡邑諸
弟子肄習于其中別置田若干畝歛所入供粢
盛而蓄其餘爲諸生絃誦之費仲氏首出金庀
攻築郡國守相令丞人捐貲以助興事經始于
仲夏越幾月而告成顏其堂曰龍德有味乎乾
初二隱而正中天下文明之義後堂曰志遠取
淡泊寧靜武侯引古訓子之語而統名曰峴山
書院則以府君守郡報政時用治行高等

神宗皇帝賜誥褒顯之

制詞云景行前修有

峴山之高碣故也今日之事

王言若有先

爲之兆者於戲豈偶然哉昔文翁之守蜀郡好
教化選郡縣子弟開敏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置講堂成都市刊石刻孔門弟
子畫像列于壁以風學者越數百年而王右軍
詒書周益州問漢時講堂畫壁令具示之以廣
異聞循吏之遺蹟能使人遠想慨然若此朱邑

長桐鄉後歷官至北海太守拜大司農且死令其子葬桐鄉曰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民有是哉上下之能相親也府君泣襄辨色而起夜分而臥孳孳焉爲 天子愛養元元尤以興賢

育才爲首務拔博士弟子之尤者月課之手自評騰親指授以文章之法至今士之興者接踵起皆歸德于府君黃門王公爲興文遺思碑紀其事其教化正與文翁同仲氏肇荆講堂瞻士成府君未竟之志奉功令廣厲學官又推府君遺愛而駿惠篤之大比增入棘采芹之額以弘薪樵之路此又文翁以後蜀郡所未有者其置田而供祀也蘋蘩之明信黍稷之苾芬歲時毋盡以勤郡人蓋又能追體府君當日不忍以一蔬果疲民供億之意府君今日所得于郡人與子孫視朱邑僅僅一桐鄉爲何如哉自今以往願爲吾府君之子孫者世世勿忘襄襄人士講

業于此中亦矢與其子孫世世勿忘府君之教
後先濟美上下相成封殖此土而永孚于麻府
君之靈爽實式憑之請指峴山盟此數畝之宮
爲息壤可也是役也莅于上而董其成者爲觀
察使南海劉君觀光而郡守陽羨儲君顯祚郡
丞仁和吳君士熙別駕合州朱君待徵司理四
明范君汝梓襄陽令宜賓樊君一衡皆始事觀
成者而郡之縉紳馮翼與吏民且踴躍以佐之
仲氏詒書起元屬爲之記余執筆淚輒欲墮不
可止姑次崖略以紀歲月百年後不知足當成
都之畫壁否惟仲氏重圖利之

河干集序

河干集者吾師溫陵毅菴先生之所著也集何
取于河干蓋有味乎詩人伐檀之義夫檀有車
之用而寘諸清漣之濱人有惜其非地者蓋幽
人常咏此以自厲疑非得時而駕在勢處顯者

之事先生之立朝也排金門上玉堂爲天子
文學侍從之臣者幾四十年其地常在日月之
際掌制代言矢謨勸講論達國體書言兵事察
孝秀之選舉領言動之編摩暇則與士大夫述
志叙悰登高送遠碑版以照四裔詞賦而重三
都所論著富矣炳炳麟麟皆揆天鉅手經國大
業花塼鈴索之經營祕水蓬山之嘯咏也是以
讀其文者如見帝日之華卿雲之爛丹籞紫清
之氣霞綃霧縠之紋有不似從人間來之歎先
生道非不行志非不得也謀適未用見幾而作
韞匱而藏諸然朝廷之上問魁壘大儒可以
丞弼一人繫天下安危者指必首爲先生絀
一日而跨騰風雲執此以往究厥施兼善天下
直躅足以須之耳譬之于車蓋如天載如地止
如山行如流水金輪而玉軼丹轂而朱幘固宜
使衛公參乘孫叔奉轡雍容皇路負荷天衢以

盡其用者也時當清蹕鹵簿未陳姑命輿人掌
之車府藏之以備法宮之駕此與河干之寘何
異彼其任重致遠之具豈不亦屹然爲當宁者
所軾而憑而廼以是爲介介乎哉今先生之書
具在也其可爲天下用者與書而具在也卽藏
名山傳通邑大都天下望之且如龍輿象載鶴
馭鸞駟常若鞶輅于赤墀丹陛之前砰隱于旄
頭豹尾之內真所謂以身之出處對世之隆替
者試取其集所載者一一而稽之用以臧否國
論則一代之著龜用以澄汰官方則九流之簡
鏡用以折衝樽俎則萬里之干城用以品藻文
章則八音之律呂其他殘膏賸馥遺瀋餘波無
不足以潤涸轍之枯果飲河之腹後世且播而
述之以求其用又豈虞其當吾世而失之若伐
檀委棄于清漣又胡以取喻于河干爲也古君
子之大有爲于世也其蓄之也恒不驟其試之

也恒不輕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迫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時未可與常什襲以待之奚仲之
爲車也閉門而造出門而合轍焉非不可以輾
萬里而不傾輾九達而不躓也然使時未可用
而輕用之則糜策之憂僨輶之戒濡軌之咎脫
輶之占何地茂有固不若稅駕以需時臨流而
却步古人耻左轂之鳴而策東野之敗所爲愛
此車者乃其重車之用者也先生以可用之文
不急求試卷而懷之迺托喻河干以見其志豈
無謂哉集成之後又十餘年 今天子踐阼追
憶先生爲 神宗之燕許 光宗之園綺特起
先生于田間人謂其且旦夕參 大政竟先生
昔年未盡之用也乃先生迴翔久之不肯遽出
待 溫綸屢下始一抵南禮之任曾不踰年亟
請告歸而斯集又爲河干物矣處可用之時而
猶欲固藏其用有是哉先生之藏器于身待時

而動貞如介石久而不渝者如此乎其至也第
曰謀適未用姑若繞朝之策示人以方豈知先
生者哉有如 上一旦詢猷黃髮備物典策以
召先生追鋒之車自天而下先生卽欲不爲三
聘之幡然有不可得者執此以出備五輅光萬
乘御六龍舞八駿範我馳驅而大用之人且謂
河干之寘者山之器不足以方其瑞奇肱氏之
飛不足以喻其神姬公旦之司南不足以象其
直黃帝之記里鼓不足以比其節天下之文章
孰大于是示若無用以大其用河干之地鬱爲
璜谿彼構無用以爲用逞烟雲月露之形招搖
過市矜不朽以懸國門所謂誠不能效汝蹇蹇
鹿車驅者也

城下別業

烟鬟如黛遠霏微迢遞籃輿款竹扉頌橘自知
懷楚是種桃人擬避秦非峰雲散逐耕鋤起谿

雪堂隨筆 卷一
月分隨汲甕歸寂歷虛亭誰與共往來惟見白鷗飛

熱

休文腰帶已難勝
鞞袒何當散鬱蒸
身瘦自憐真似鶴
髮多翻惱不如僧
飛簾珠濺銀河水
繞座壺懸玉井冰
翹首蘭飈驅暑退
胡牀明月坐相仍

成國朱公奉命平東開府南都賦贈二首

劔履常高東第班
詔提黃鉞蒞行間
氛銷鳧繹龜蒙國
威鎮龍蟠虎踞山
金奏久宜三錫至
瑤閣長向九重攀
元勛主眷今尤渥
卽擬鋒

車 召北還

潢池兵氣滿山東
汛掃鯨鯢屬上公
虎韞月懸吹角後
龍旗風偃建牙中
江淮地遠前茅列
壁壘天高細柳通
銘鼎好從清廟勒
萬年天子肇戎功

雪堂詩集 卷一
二懷范使君共事南雍契分甚篤十年林臥
惠顧殷殷奉命守平涼賦此奉送感知惜別
情見乎辭二首

雙旌五馬玉麟符叱馭遙看漢大夫三鎮烟塵
排虎落六盤風雨控鶉觚寒帷麥秀銷金甲臥
閣花深倒玉壺共聽軍中歌一范佇聞褒詔下
天都

驄馬出握蘭香自爽鳩分三魚愧我潛丹壑五
鳳看君御紫氛垂老故人寧幾在秋風能不重
離羣

仲氏自楚中詒我白鷗一隻玩而賦之

鳥紀常瞻五品儀坐中間客正相思玄纓微破
銀塘影丹味輕分玉樹姿雉尾越裳會鬣鬣鵝
羣曲水尚參差開籠放取凌霄去戲偶翔鷗更
莫疑

二景詩爲成國朱公題

榮戟重開二百年虛亭高峙斗牛天峰雲曉抱
蒼龍躍江月宵臨白鷺懸錦帳香飛調鳳瑄玉
缸花簇拊鷗絃何須更奏天台賦五色明霞燦
綺筵

右霞標亭

甲第連雲不避喧獨開小室引青樽醉鄉自信
無人共勝地那能與客言漫憶羣賢臨曲水從
誇十日會平原玉山自擬傀俄後聽把霓裳曲

譜翻

右獨醉室

明文林郎湖廣黃州府麻城縣知縣都嶽游

公行狀

前進士麻城令都嶽游公之卜居金陵也蓋與
余爲比鄰余于公有年家誼雅從桑梓慕嚮公
公僑寓望余居財數十武而公閉戶息影不交
人事余久而後踪跡得之以故心重公迄未得
一接無塵之遊公亦雅知余時爲友人誦言以

不得面余爲恨然兩人聞之交相快也已而公
有門故官南都者往往屏車騎偃僂求見公公
時具衣冠見之間與二三友人把酒道故或御
籃輿出入里閭間而余又以病櫬戶掃軌不敢
通賓客公時亦踪跡余又不可得矣吾兩人最
相知居又最近且最久而竟不得把臂促膝叙
說平生人生萍聚洵亦有數存其間哉今年春
聞公偶感微病已而遽聞鄰有聲鐘給賻者余
驚亟召左右問之則公逝矣嗚呼痛哉踰數月
公嗣子正藻將奉公柩歸葬于舊里手公弟文
學撰公行事匍匐詣余請爲公狀正藻余南雍
之門人也才有志是善繼述公者余故不忍逆
其請爲論次公厓略如左公諱朋字伯順都
嶽其別號也先世有諱譽者官南唐侍御史避
亂居婺源之濟溪是爲公始祖越二十餘世而
憲以文學顯自是詩書冕紱彬彬然望邑中矣

又數傳爲濟昱濟昱生核核生惟明代以隱德
著再傳爲學博公漸以明經起家兩爲旌陽瀘
溪學官卽公之父也以公貴封如公官娶同邑
汪孺人而生公孺人之始室文林公也嘗首舉
一子病且殆文林公筮之得解九四繇曰解而
拇朋至斯乎文林公曰嘻繼此而生者庶可以
亢吾宗乎及公生遂以命名而公果貴蓋其祥
也公生而敏給讀書過目不忘日誦數千言下
筆爲文章同舍生多辟易讓之嘗從外祖汪公
官永豐廣文學舍公進豐士而與之角藝亡有
能先公者邑令姚公試諸生以異才高等拔公
學臺褚公遴公爲博士弟子自是公文名益噪
邑中文林公訓旌陽公省覲旌之子弟多執贄
從公學羔鴈之在門者幾與其父中分魯國而
治矣戊子舉應天鄉試明年對公車成進士觀
兵部政時公年三十有六矣明年隨牒授楚之

麻城令麻城巖邑也地大戶穰而習囂多衣冠之族豪猾數盜爲奸吏多搖手不敢問公性嚴重有威望又素具理劇才雖始謝占畢拮据簿書刀筆間若承蜩矣歲大侵後田野蕭條流亡之磬磬者未復也公孳孳以撫字安之且爲減衙役酌戶丁議改折杜飛詭汰常例裁冗費輕訊鞠辨寃抑蘇保馬平市糴自是邑中大治而公因以其間飭學宮之圯者興教化羣邑之子弟操鉛槧若習鞞鈴家言者擇其雋秀日型而范之因是舉于有司者甚衆辛卯分試楚闈得黃門段公然儀曹周公子良等後多有聞當世其在邑則有若大司農李公長庚侍御田公生金尚書郎毛公可教等若而人眡漢河南守吳公僅僅得賈太傅者致相遠也時公以治行高等岳岳三楚間朝議選舉風憲官絀指無出公上者而神宗皇帝慎予言路數遲其章

不下公一考最

上不靳賜勅褒顯之榮馳

其親再考踰一載守其官如故御史大夫直指使者若他使者疏列公治行至十二上下版教獎公者三十餘曹時銓部擬引公爲江南司官名且上矣而御史有修隙于銓部者飛語驟聞以莠民之口波及公下部勘時公奉汪孺人諱歸尋執文林公喪倉卒不能自列知公者從旁惜公事機已構卒未易解雖公論自明而公絀矣嗚呼異哉後 國家有 恩詔凡以誑誤去官者許奏辯勘復公緣是走 北闕上

天子書陳白寃狀

天子下其章於部久之

未報公慨然太息曰嗟乎已矣余之心事業已自暴於 明主前眦湘纍之懷石者何沒沒

也區區一官又何論焉命駕遄歸尋徙居于金陵之牛市公天性質直好義孝事父母親亡遺產盡以讓二弟無所恡與人和一悃款御下有

恩而嚴居官直公不肯習脂韋媚上官其爲通人所重以此令楚時邑豪猾有憚公而播流言撼公卽監司中亦有以彊項目公者亦以此公旣絀于時年方彊仕人多爲公扼腕迺公侃侃焉自適其志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而知已有過從者公相與慰勞盡平生驩陶然得意于天壤間若了不知銅章黃綬之在笥尸祝謳吟之在楚父老子弟者卽老且冉冉至而亦若不知也素苦腸癖以是多深居高卧日居金陵爲衣冠文物之會而過其門蕭然若儒素軒冕之客非先施未嘗輕以刺往惟田公以御史按部南國毛公令江寧用弟子禮謁公士大夫因此知公之在白下顧又歎公能自祕其名跡有昔人言不敢令李公畏其熏灼之意嗟乎公豈不卓然爲一時名德耆舊之冠冕哉夫以公之材品治大邑至七年勞苦功高近年來所未有也卽遭

時齟齬不臺省不銓部第用常格序遷卿寺大
官孰爲公限也當人之齟公若斲抑公以觀其
後桑榆之收公豈不亦大有樹終以自明乃忍
使之一斥而不復返何哉且計公在邑自縉紳
馮翼與旄倪之頌慕公者何啻百千萬口迺絀
于一逋逃淵藪之莠民上官之薦公者獎公者
數十餘人而錮公者迺在直指之一白簡進如
彼其難退如此其易誰謂健吏而可爲也余又
聞田公嘗從酒間從容以出山語公蓋意欲
公終前上書陳辯之計公以遲暮遙謝之夫世
之才人志士無皐而困于時者多不勝牢騷不
平之感卽少欲以曠達自見又多習爲淫放縱
恣不自檢之行以耗壯志而銷雄心如公之興
寄淡泊履繩蹈矩不騫其常公之所得蓋有出
于富貴功名之外者余恨不得奉塵尾擊唾壺
面叩公之緒論而僅僅從難弟之述公者揣摩

得之不知足當公一知已否一言而鼎呂公是在鴻筆之鉅公矣公卒于天啓甲子之三月十有六日距其生嘉靖甲寅之十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一配俞氏封孺人常寧令某公孫女又配盧氏子一卽正藻娶俞氏太守見臺公孫女孫三寅亮聘中翰江瑤京女廷亮祖亮孫女二墓在某山坐某向某謹狀

哭鄭尚德先生八首

有序

尚德先生南都之道德博聞古君子也質行高于齊魯理學粹于程朱旁涉禪玄兼綜文史人倫歸其模楷文苑遜其章程嘗謂使先生而在虞廷當居九德之首在周室當高六藝之班在孔門當列四科之先在漢京當據三君之上乃久困場屋未究厥施晚得滁之學官棲遲數載諸士嚮風上官賞譽薦劾數上方擬晉先生爲兩雍之師或百里之長少

酬素志而先生以疾一朝逝矣嗚呼痛哉先生詎止此耶余年十有八歲與先生締交今余且六十矣志同道合莫逆于心嘗自謂寥寥四海鼎鼎百年知己如先生未可再得而今已矣聞訃之日驚悼欲實不能自禁因爲詩八首以哭之

絀指論交日方當弱冠年有言皆莫逆無病不相憐奇意青霞鬱貞期白首堅云何遽長逝孤影倍凄然

盛德標銀管清心坐玉壺法曾依白社道已握玄珠懸榻稱高士陳觚壓散儒一朝傷殄瘁伊雒少規模

山色環滁好朱絃鼓素宮青箱江表業白虎漢渠通屢薦名方達高歌道不窮嗟哉槐市古梁木動悲風

不少莊生慟寧無國僑悲狂言何自發爲善已

無資咄咄千年恨
芒芒百感思
冰絃從此輟
何處有鍾期

人共推三絕
天方瑞五雲
冥鴻寧可弋
野鶴久離羣
人說心如水
兒看手在文
臯比胡遽
撤爲厭世囂氛

經術韓康伯
幽棲管幼安
長才堪鳳舉
雅志在龍蟠
絳帳自能啓
青氈不厭寒
平生故人意
辛苦爲彈冠

共契無生理
云胡遽返真
吾師詎吾友
斯疾有斯人
白日誰能繫
黃盧遂不春
更誰操寶笈
苦海嘆迷津

生死臂伸屈
沾沾問有無
但觀雲聚散
莫恨艸榮枯
銀闕臨青海
瓊樓控紫都
了知無住着
端不滯冥途

重陽前二日
顧八丈張三丈
二家父子邀同
卜金玉三丈暨予家兄弟子孫同集永慶寺

時佛殿新成塔有放光之異早雨予默禱果
晴喜而有作二首

七寶光籠窳堵波新開紺殿鬱嵯峨金輪共詫
三天少珠刹誰云六代多蓮社并容扶杖入艸
堂仍許濫巾過漫言風雨寒蕭瑟海月飛空演
頌歌

佛燈禪榻舊因緣一別雙林四十年幾夢松風
卧初地乍乘花雨坐彌天炊香厨進茵陳飯響
逸歌傳蛺蝶絃後會未期今會趣不妨沉醉共
留連

汪五岳七十

簪纓越國舊家聲爲侶英躔入帝城元亮故
人多載酒伯休女子盡知名興來烟霧毫端出
吟罷珠璣舌底生共羨稀齡身更健仙才人境
有蓬瀛

贈溧水李夔龍明府

一代龍門衆所歸循良名冠帝南畿早朝丹闕
占鳧至春乳青郊憶雉飛遍野桑麻皆雨露在
門桃李更芳菲栢臺梧掖遙相待佇見徵書下
紫微

聖門志序

聖門昔未有志志自鹽官藩幕呂君始君起家
文學宦遊往來于騶魯之間慨然有羨牆孔門
之意因攷諸傳記自仲尼而下七十子之徒及
漢唐宋以迄于今儒林文苑理學之流凡名孔
氏學者皆考其行事裒而載之世系之衍道統
之傳譜謀可徵具爲臚列其生何鄉仕何國秩
何官塲葬何地祠何郡邑朝所贈何爵尸而祝
之用何禮奏何樂罔不詳其故實而分類紀之
至士之誦法孔子對大廷射策褒然爲舉首者
亦錄而存焉以詔來學爲卷者六爲目者六十
有五上下二千餘年洋洋乎文獻之在聖門者

可謂網羅無遺佚矣於戲盛哉君旣爲此書其
子太學兆祥手較而板行之頃以試事入金陵
謁余而問序余讀之肅然改容已咨咨嘆也嗟
乎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猶難之矧爲之
志昔太史公遊齊魯上孔子墓講業騶繹之墟
低回留之不能去及撰史記爲孔子世家七十
子列傳三復慨慕謂王公大人當時則榮沒則
已焉未有歷年久而人嚮風如夫子者今君崛
起于龍門之後肇爲斯典述往事勸來學可謂
仰繼史公之志異代同心者矣梁劉勰嘗言夢
執丹漆禮器隨夫子而行覺而歎曰大哉聖人
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似亦有志于仲尼
之門者迺其後卒爲竺乾之教所奪釋儒服被
僧衣易名慧地以就之信道不篤自違其志所
著新論文心雕龍卽紛揉雕蔚眊君之志聖門
者何啻霄壤隔哉 國家統壹聖真尊崇孔子

廣厲學官設科取士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
并進二百六十年來治化綦隆人文宣朗皆自
聖門中出迺邇年有倡高論以新耳目謂是非
孔子之是非爲儒腐者所謂焚書藏書顯而布
于通都大邑學者不達其破拘孿掃粃糠之微
旨聲傳響接敢畔聖經甚且引宋張忠定公謂
德山臨濟馬祖諸人皆高于孔子直以儒門冷
落收頓不住去而歸佛於戲忠定而果爲此言
耶白圭之玷不可磨矣試思自春秋而降火于
秦黃老于漢復于晉宋齊梁之間被髮左衽于
完顏蒙古之世而中國之保有人倫有君子常
不失其衣冠文物之舊者繫誰氏之功忍操吾
戈以入吾室哉嘉靖中太宰羅文莊公著書劈
二氏極論心性之辨以抉其微今君此志獨舉
聖學之淵源所爲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顯而
可據者揭日月而行之至安富尊榮之施及于

國家者亦炳炳琅琅播揚于聞見一讀之有不
勃然興起者真弱喪而不知歸者也余謂其與
文莊公之論皆有功于聖門宜並行于世可以
立吾道之砥柱挽異學之狂瀾非徒文獻足徵
資尚論之口實而已乃不揣樛昧本其意而書
以弁之

井泉二異詩

有序

侍御建武陳公爲郢司李攝京山邑事邑人

掘地得井爲漢王節妃井有記曰五九百年
方可來淘方可卽開井者之姓名也再爲粵
高涼郡司李攝電白邑事邑舊有池近溫泉
相灌注後淤鬲而池寒公令人濬之池溫如
故二事人皆以爲公德政之感南中縉紳先
生多爲詩以頌起元亦附里言二首以紀其
異

千年埒井若爲開遺識曾經兆鏡臺清質不隨

雪堂隱筆 卷一
城邑改貞魂寧爲桔槔來椒房月傍銀牀出桂
館雲從玉甃迴誰佐王明光與滌使君原是濟
時才 右漢王節妃井

離坎中分隔渾芒乍通坤籥又回陽漫言鴻漸
無經品忽憶華清有賜湯鉢飲雪山蒸熱海律
吹黍谷轉炎方法曹春意生丹筆頓使恩波化
日長 右池水復溫

盛不朽小像

隱居以求者高世之志韞匱而藏者待時之器
珠輝而玉潤者其德充之符山玄而水蒼者其
道成之藝聞其語矣常誦法乎東漢之逸民見
其人矣宜步武乎南州之高士不屑爲牂牁之
學長卿君固自無意于名不能爲北海之薦孝
章余蓋嘗有感于世也

大明永慶寺重建大雄寶殿檀施姓名記
是役也余手爲之經畫工始于天啓辛酉之季

冬成于甲子之季春雖輪奐已新丹雘未備然
規摹之宏敞視舊制不啻倍之凡來瞻禮者靡
不訝其成功之速此蓋上賴佛力之加被者默
爲之灌輸下藉僧力之拮据者顯爲之締構非
衆檀越助施之力輻輳于一時余安得與住持
仁弘等蚤夜督趣以成之然則諸檀越之功德
何可量也自余髮未燥時經行晏坐于此中幾
五十餘載塔不聞有放光之異今年來乃數見
金光熠燿上徹九霄大衆同觀稽首踊躍歎未
曾有發心然燈者相踵不絕於戲佛之威神無
遠弗届如慈母育子有感必通人自不知皈依
謂佛高遠不可以旦暮遇耳由今觀之殿工甫
訖塔光旋現迺知兜率天宮與閻浮提世界噉
翬相通不隔毫髮自今以往緇白之侶曾遊此
中者親覩斯瑞有不益加信慕愛護三寶永永
亡斃者哉余謹錄檀施姓名鐫勒于石以旌往

伐以勸方來其辛酉季冬之前甲子季春之後
及二年內所有檀施余母得而覈者寺僧自爲
之記可也

臺山先生有書見詒答寄四首 有序

臺山先生予告南歸舟過京口損書寄余拳
拳示汲引之意先生已捐相印猶注念若此
余深感之乃余命數奇蹇多病連綿拓落一
官皆在知己乘軸之日愧負多矣賦詩四首

既以自慰且以自嘲

虛名無用底相求三十年來汗漫遊官似黃楊
偏厄閨身如衰柳又經秋向陽自有葵傾志在
野殊無藿食謀濟濟羣龍滿朝宁也應空谷一
駒留

搜山漉海得遺珍熏衲相將獻紫宸遇主自憐
顏駟老箋天誰念道元貧四筵盡醉容婪尾萬
木爭榮許殿春相印已捐猶顧問可勝黃閣聽

三堂詩集 卷一
絲綸

多病逢秋百感紛
霜天紅葉尚芳芬
宦情久似徐公幹
朝命應如谷子雲
明主鶴書曾屢下
故人魚素幾相聞
山中宰相寬除目
版授宜書十賚文

迂疎寧是濟時才
海曲龍山秘殿開
十載簪纓挂蘿薜
三朝劍履在蓬萊
過河忍作枯魚泣
伏櫪蚩爲老驥哀
三人中書天語在
可能相待伏塵埃

侯四兄季采過訪以絲燈見惠留集艸堂賦贈二首君父廣州太守道華予甲辰闈中所取上也

懷舊山陽遂夜吹
欣從倒屣慰心期
第中忽朗金蓮燭
坐上俄看玉樹枝
駿馬千金應共賞
鳳毛五色會來儀
徘徊追憶南宮事
文采珊瑚珮陸離

九萬扶搖自不羣一門羣從賦凌雲夢中曾授
青鏤管几上常題白練裙念我忘年呼小友羨
君傳業與玄文雕龍競爽繇來盛所見于今勝
所聞

季采侯兄過訪因憶令兄伯仲叔三君却寄
霜清高柳不藏烏濁酒疎燈可共娛已見重光
開七葉更因同氣憶三珠江樓星聚龍文遠海
嶼天懸鴈影孤爲問朱輪馳四駿幾時逐影過

神都

永嘉王昭文書來以錦被見詒賦此謝之

林卧悠悠已十霜故人消息海蒼茫素書忽剖
雙魚色錦被遙緘五緯光興盡剡谿無返棹詩
成輞水有新莊擗麟漫憶方平宴久共維摩坐
道場

旌表貞節戴太恭人傳

貞節戴太恭人明中都

皇陵衛昭信較尉

楚洲戴公彬之配故明威將軍李公珍之女也
太恭人生而父母奇其姿爲擇所字謂楚洲公
才可妻也及笄而歸太恭人內莊楚洲公上奉
其舅若姑朝夕上食候問起居惟謹舅姑大安
之楚洲公雖以世秩供 天子園陵象衛之

役而心好讀書孳孳罔勑以是得瘵病久而革
且死太恭人奉湯藥以進不給易簪珥佐之夜
則焚香籲天願損已餘年以益夫算弗得也先
是太恭人嘗舉女矣茲孕且數月楚洲公手之
而泣曰嗟哉余之不祿也若年且艾而嫠可若
何腹之孕倘免而得雄吾爲不亡矣若幸少須
之母徒自苦爲也語訖而逝太恭人號咷哭水
漿不入口誓以身殉地下時舅姑年且八十百
方譬解之曰婦之志與栢舟同其貞兒之幸也
雖然二老人奚恃焉且而獨不爲而夫一綫之
緒計忍忿然自經溝瀆爲哉太恭人乃彊起聽

舅姑命旣三月免身亟取火視之男也舅姑大喜室內嚶嚶然誼譁人人爲色喜是爲承菴公承菴公少英偉有遠志拔劍顧盼有請纓之意太恭人日夜勸之讀父遺書時諄諄諭以忠孝大節承菴公出入祇服母訓亡違者而太恭人以婺奉舅姑甘毳不繼躬女紅以充比二尊人以天年終太恭人喪之如子易戚有加禮承菴公旣受世秩以才略爲衆所推御史大夫若繡衣直指使者累薦之游至三江會口守備則竭力求以養太恭人選膏腴羅縠以御太恭人受之而弗享也曰吾性自甘布衣蔬食令後世子孫師吾儉俎八珍而裾五彩豈未亡人意哉時承菴公則已舉今遂齋君良材頭角嶷然見者知其不凡太恭人撫之心獨喜曰竟吾夫之遺志而大其門者此兒也春秋旣高愈以禮自持趾未嘗于榻外御臧獲無疾言遽色旦起長跽佛

前誦佛號時里閭縉紳馮翼與耆老子弟頌說
太恭人貞淑者不絕口則爭以其事聞于郡邑
漸聲于撫按與諸臺之有事地方者于是下書
表其門間奉 恩詔賜粟帛將請于 朝旌

表之太恭人以疾卒年七十矣遂齋君旣試爲
博士弟子師故湖廣按察僉事馮公應京以文
章冠其曹萬曆壬辰充選貢赴 闕下丙午舉

順天鄉試對公車居恒念太恭人不置曰微祖
母余安能有今日會巡按御史董公紹舒按部
中都役竣疏舉地方節孝請 天子旌之風

勵海內邑乃舉太恭人以上疏 聞章下禮

部立坊表太恭人門如故事太恭人以苦節而
保有子孫且躋稀壽人謂天之報太恭人者綦
厚矣名播 天聽垂光圖史望其門者尤以

爲榮遂齋君與起元同舉貢籍近且卜居金陵
績太恭人遺事示余余乃據列如右其里系子

雪堂隨筆 卷一
姓詳載馮公墓志中

史氏曰易大傳作善降祥夫善而不必祥也有德司契者將無抱空質以立奚以章爲善之報善而必亡弗祥也天且日營營然四馳以厭責償者之心而虞弗給也解之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否則曰天未定耳然乎否耶吾觀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名敝天壤身困厄者常十之五乃貞婦烈女非以旌報則以子孫報其不幸而或爽者十不一二遘豈非幽芳隱馥非天固彰之懼其埋沒于空谷井白間不能不爲迴光白日耶太恭人得全全昌德厚信在尤天所贊故大節完而所願于身與子孫者其降祥又靡有遺憾若此也戴之世自此且愈益大遂齋君實開之易晉六二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則太恭人今日之謂哉

朱元介宗伯輓章八首

有序

元介與予生同里娶同外家貢同籍官同詞
林歸卧不出同志以纂修 國史同 召同
堅辭不赴年來又同病公一旦先我逝訃聞
泫然流涕因追憶公生平賦以輓之

先鳴春榜蓋珠天一日聲名動八埏四裔共傳
碑版貴兩都爭寫賦辭妍北扉草視花磚影東
觀書繙藜杖烟接武鳳凰池上步早專丘壑大

江邊

螭頭載筆領羣材敏洽人疑天上來萬字寸縑
真絕筆百篇斗酒信仙才絲綸近自中書出屢
員遙從異國開長信曾聞賜金帛書題多寶在
蓮臺

訪占門停好事車問奇爭扣碧山居尊開龍勺
雞彝酒檢祕鸞迴鳳峙書入室汪廡皆禮樂盈
囊璀璨總璠璣從誇海岳菴中物絕品銘心恐
未如

高卧東山二十春爲耽月夕與花晨移牀終遠
簾金客捉塵傍多傳粉人酒價幾懸青玉杖食
籤常下紫絲尊相逢莫語升除事亟枕清流滌
耳塵
任真推分世應稀所至徵求願不違邨店買文
黏筆格草菴乞扁護山扉闌門羔雁無虛日滿
座觥籌有實歸多少吹簫給喪事共看麟玉有
光輝

爲園坦透但隨緣吮筆唯書樂志篇看竹不辭
投轄客買花常罄賣文錢慣吟小令僧觀伎愛
寫真經惱問禪更有詼諧當境發人人絕倒在
賓筵

坦腹東牀昔共依後先霄漢舊遊稀皂囊檢就
封金匱青橐書成祕玉扉紫闥共隨馴象入碧
山同珮賜魚歸年來多病尤相念何忍先予蛻
薜衣

雪堂隨筆 卷一
軒策將聞鎖院開騎鯨何意厭囂埃傷心忍聽
諸姬哭執手憐看未婢才寂寞桃源空逝水萋
迷冶麓有荒臺秣陵彫敝尤堪恨杜甫能無賦
八哀

小雪後顧孝直別駕同卜元器金莘甫王不

驕夜集草堂

束髮心知四十年一尊今夕共留連移牀近客
無苛禮揮塵論文有舊緣薌露喻殘霏雪夜叫
雲吹徹護霜天春醪獨撫時相念沉醉何妨就
此眠

徐太孺人六十二首

萬歲橋邊邸第開瑤池真氣自西來鳳毛婀娜
揚丹穴豸繡斑斕映栢臺玉殿赤芝生五色金
華紫誥出三台北堂介壽觴無算佇看星光婺
女回

壽筵新向帝都開玉版銀鱗入饌來碧草春長

雪堂詩集 卷一
鳩鵲觀白雲天近鳳凰臺魚軒寵自傳中禁麟
紱祥應接上台共羨含飴弄孫日歲看青鳥寄
書回

許長卿先生七十序

長卿先生余之四十年莫逆友也先生之祖爲
奉常石城公父爲光祿龍江公代以文章德誼
爲鄉里祭酒先生天稟奇秀師家之純德不依
倚道稅以賈聲價而人稱其譽望之美不啻如
平輿之二龍少工博士家言與余同筆研者十
餘載宏覽博涉丹鉛無所遺發爲文章清遠沉
麗由黌序入成均試數冠其曹人以爲旦夕取
高第繩祖武而益高大其門顧久之數奇未售
也先生素無宦情篤箕穎之志隨牒選人爲大
鴻臚官屬財滿考遂謝事歸里開園圃蒔花竹
與二三賓客觴奕留連以適其志人之視之幾
如仲長統之樂志謝客之山居東臯子之河渚

想望其人所謂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親者以
今年之正月八日開七袞二子一子余猶子婿
一爲余太學之門生謁余而以祝辭請曰惟先
生知吾父吾父惟得先生言不啻如鐘鼓之盈
耳黼黻之悅目也余嘗論次先生家乘其世德
世壽爲金陵名族之冠石城龍江二公皆躋上
壽余少覩石城公碧瞳隆顙雙顴秀起頤頰朝
揖望之如神仙龍江公逡巡恭謹薰然慈仁如
張公臺不知天壤之間誰爲好惡長卿睛如點
漆清姿玉峙步履矯健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
斯三人者儀而式之皆壽德也則而象之皆壽
徵也余乃得及見其祖父子孫三代之盛蓋嘗
爲文以壽龍江公今又祝其子自攷生平交遊
中類此者絕少而余犬馬之齒亦且踰六十矣
豈非幸哉漢儒繹壽之義壽者售也天持是以
售人可久之德者也余觀先生胸存純白去智

忘機與物不爭情恕理遣人之卽之也如坐春
風如飲醇酒但覺其可親而先生塗郤守神知
常用嗇內不以七情馳其志外不以六氣干其
和此正所謂德之可久者由此而進之八十則
伏生之書可授進之九十則魯申公之輪可蒲
又進之而百歲則柱下相君之乳可漱皆其自
然之符有必至者又何事日弊弊焉吹响呼吸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如山澤之臞列仙之儒而
後可與松喬同壽乎哉若夫門第之高子姓之
美簪纓之貴鼎鍾之奉先生日用飲食之物余
不更稱而惟述其德之無疆者授二子以爲先
生券繼自今余請與先生互修詩人引翼之義
益求世德爲子孫法游于大通空諸所有釋域
中之常練暢超然之高情所謂保艾爾後孰大
于是先生崇名德愛景光余雖不敏願撰杖屨
隨先生後也

渭南南中丞瀑園記

大中丞二太南公築園于其邑酒川之西名曰瀑園手記之矣園之山崔嵬而嗟我水泝濶而揚波奇秀甲宇內而瀑尤勝故以瀑名右丞之輞川未能踰勝此昔人所稱高風刺雲清流鏡日鱗羽翔泳草木蒙蔚真欲界之清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與其奇者公游憇而樂之會閩有疆事填撫需人亟上以節鉞畀公專蒞其地

公乘傳過往內綏輯百姓間出師創艾紅夷之匪茹者于是政通人和烽堠晏然天子釋

南顧之憂時遼氛方熾黔徧未已騶魯又多萑苻之警中外翕然望公績其祖南仲太師之功南征北討佐明主中興之烈而公寤寐瀑園思得日夕嘯咏其中且不遠千里函寄以示起元俾一言以爲之記園之諸勝公之記則旣具矣余謂昔謝太傅身縮朝寄心在東山卽金

陵之土山起樓臺以擬之時與賓客子弟遊賞
于此寄其高世之志襄晉公出將入相身係安
危者四十餘年闢綠野堂于午橋莊以時釋其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之感司馬溫公自拜御史
中丞天下人望其旦夕秉大政後入都觀者如
堵遼契丹以中國相司馬戒其邊人勿生事而
公固嘗築獨樂園青山屋上流水屋下花木秀
野身偃息于斯未嘗以功名富貴絳其懷也夫

三君子皆以盛德大業爲天下所倚重欲辭其
任而不可得所謂東山諸勝亦安能如謝客之
山居白公之池飲時時在杖屨之下琴尊之旁
乃三君子所謂身縈組綬而志在烟霞功著旂
常而盟堅泉石者未嘗有異卽却肥水之師繫
蔡州之頸變熙豐之法而其中之道遙物外不
經人務者與拱默乎山林之中無二致也是以
天下重其人因以重其地重其地因以想見其

人常幾若弭玄圃之節縹閬風之馬金樓玉堂
森列天表可望而不可卽有天際真人之思豈
必若仲長子所云樂志弋高鳥繳遊魚遂謂何
羨夫入帝王之門者哉公家累世簪纓名德壯
猷爲代之冠冕公繼起而光大之海內所倚重
公何啻如前所稱三君子公欲置身此園而世
之迫欲得公者如大旱之雲霓巨川之舟楫安
能使公遽遂其獨往之高志其在今日起元第
願公與茲瀑爲息壤之盟待公二十四考中書
之後歸與瀑長周旋夫公以園貯于胸中視徒
以身寄于園中者其得趣之真爲孰多彼之自
負一丘一壑以爲勝如謝鯤繪山水于壁自侈
卧遊如宗 者皆未免拘于虛其何足以窺公
之大也

恩縣幕龔逸所六十

梧竹蕭然隱鳳凰近從天上沐恩光彈冠不厭

頻投幘負弩何妨數舉觴庭月一簾汶水白嶺
松千尺岱雲蒼思君欲敞同庚宴雪滿江城雁
影長

文太夫人七十四首

節近春王月天高婺女星八琅動清聽五岳祕
真形舞綵宮衣麗稱觴法醞馨階前瑤草色雪
裏歲青青

璧月鍾陵滿金天華嶽高仙人投火棗王母薦
冰菹六膳調丹鼎三漿注紫槽山河宜象服新
御赤霜袍

芝草茅君洞蓮花玉女峰冠仍翹翡翠珮已紉
芙蓉宴啓三卿署榮開兩國封令妻兼壽母父
子擅雕龍

方挾椒花頌先開柏葉觴九重榮翟茀五色燦
龍章霧縠盤雙縷天絲締七襄靈椿八千歲長
此芘萱堂

沁園春自壽二首

自壽一杯一片花飛雪霽江城笑雞皮鶴髮燈
前瘦影蠅頭蝸角紙上虛名辟世牆東藏身研
北投老歸與寄此生焚魚後梨雲清夢幾到春
明從他鶴怨猿驚喜邨塢茅堂背郭成念老
廢書囊有兒能讀病疏酒琰對客還傾塔下芝
蘭樓前華萼門外稀聞剝啄聲關情處花枝鞞
鞞鳥語嚶嚶

枯樹賦成人何以堪如此婆娑甚樓高湖海求
田問舍門稀鳥雀設網張羅桃葉渡頭莫愁湖
口南部烟花此最多須記取人生行樂莫令蹉
跎夢回一枕南柯更誰返斜陽與逝波任百
戲場中頻提傀儡一盤碁內屢動干戈富貴不
來神仙安在臧穀相爭能幾何拚白首彈琴擊
筑縱酒高歌

三堂隨筆
卷一

全



